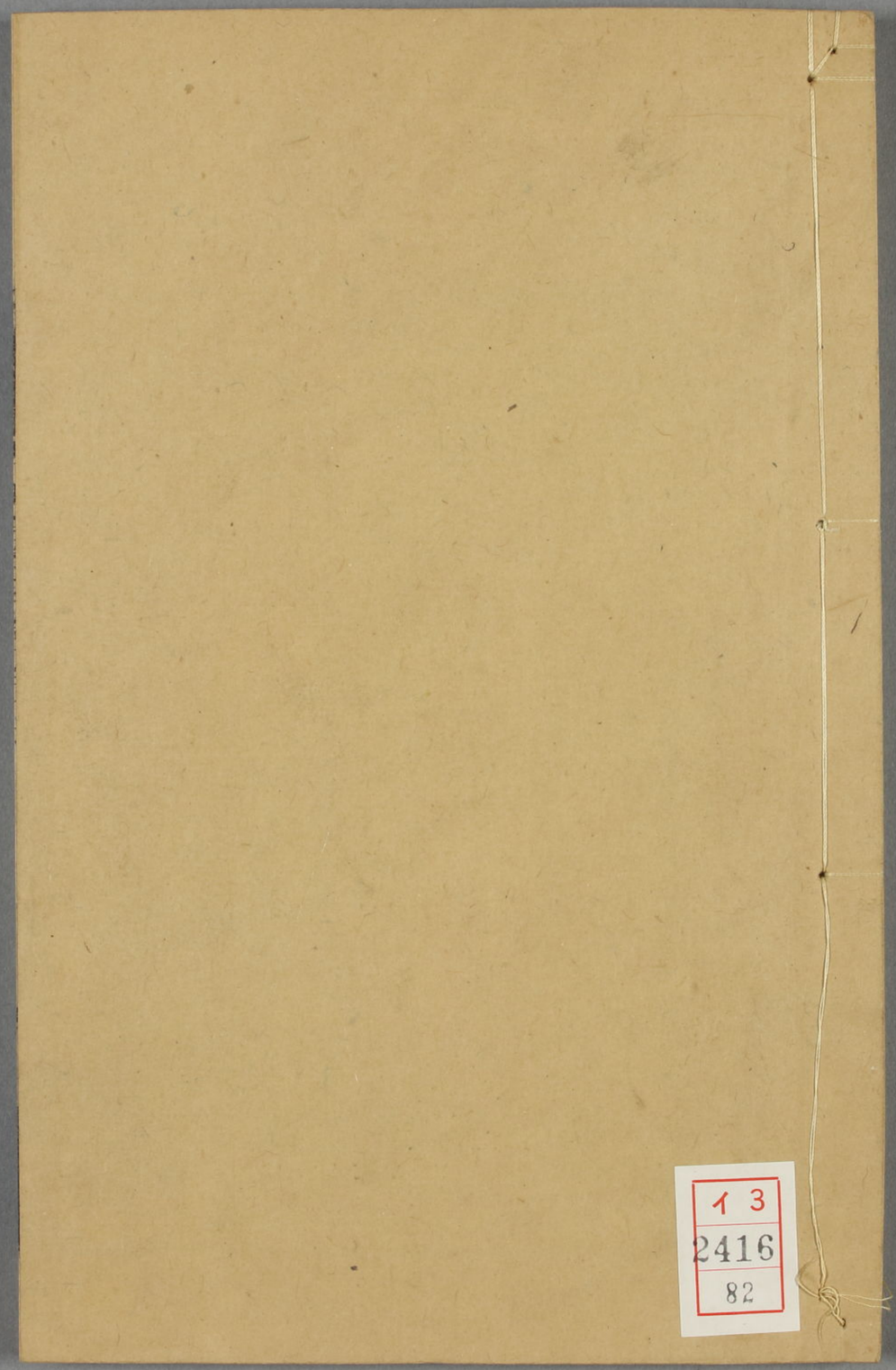

1 3
2416
82

13
2416
82

禮儀部二十四 太子納妃 冊公主 冊拜諸侯王 爲人後

異姓爲後 廢嫡立庶

太子納妃一

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

晉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一虎皮二玉虎

羊馬三駟 東晉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玉虎

之上書曰或者虎取威猛有文彩蔚玉象德而有潤澤琚璋亦玉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

元纁束帛儷皮鴈羊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

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

半澤文庫

<2004-642>

敘宴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曹太妃喪）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用璧一獸皮二未詳所准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璋豹皮及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依經史記更正若應用者為各用一為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二獸豹雖文禮所不用羆吉祥婚典不及納妃以獸皮二博士鄭元曰束帛以致命兩皮庭實皮鹿皮晉珪璋美為用各異今儲后聘納宜准經誥兼太常丞孫毓說議以為聘幣之典捐益惟我今儲后崇聘禮光訓遠

皮玉之美宜盡輝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博士虞龢議按儀禮直云元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虎豹皮居然用兩璋宜仍舊各一參議說龢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龢議為允詔可　齊武帝永明年中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服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遣舅姑　北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

書令爲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爲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朝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葦臣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太子拜問皇太子及王聘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米麪各一斛納徵用元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一虎皮二錦綵六十匹綃二百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十斛從車百乘　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使者執鴈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

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期又擇日命有司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旣受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户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

宮妃三日雞鳴夙興以朝奠菜音預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菜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 唐皇太子納妃禮臨軒命使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告廟臨軒醮戒親迎同牢朝見並如開元禮

唐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其冊妃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使副朝服乘輅持節鼓吹備而不作至妃氏大門外次掌嚴奉褕翟衣及首飾內殿尉進厭翟車名於大門之外諸衛帥其屬布儀仗奉冊寶按者進授使副冊寶內侍西面受之東面授典內典內持入跪置於閤外之案傅姆贊妃出立於庭中北面掌書跪取冊寶南向司則前贊妃再拜北面受冊寶於掌書南面授妃妃以授司閨司則又贊再拜臨軒醮戒前一日有司設御坐於太極殿阼階上西向皇太子進當御坐前東面立皇帝命之太子既受命遂適妃第至妃氏大門外次主人設几筵醴女如別儀妃服褕翟花鈿立於東房主婦衣禮服鈿釵立於房戶外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之內皇太子出次立於門西儐者進受命主人迎於門外西面再拜太子荅拜皇太子入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廐尉進厭翟於內門外傅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母左父母戒畢妃出皇太子授綏御輪三

周如常儀　妃廟見日質明陳布儀仗妃服褕翟加首飾以出至寢門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皇后褕衣首飾即御座妃奉笄棗栗司饌又執笄服脩以從皆再拜進奠司設設妃席於户牖之間醴之如儀　皇帝會羣臣於太極殿如正至之儀惟上壽辭云皇太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文獻通考　明永樂二年定冊立儀前一日内官設節冊案於東宮内殿設香案於其南設儀仗如常儀設内贊引禮女官各二人至日正副使持節捧冊至左順門以授内官入行禮皇太子妃具禮服宮人執扇從衛出迎於宮門外禮畢妃具服詣奉先殿行謁告禮女官導詣宮門俟上具皮弁服皇后燕居冠服陞座就内殿行禮會典

太子納妃二

原詩　唐高宗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詩曰龍樓光曙景魯館啓朝扉豔日濃妝影低星降婺暉玉庭浮瑞色銀牓藻祥徽雲轉花縈蓋霞飄葉綴旗雕軒回翠陌星駕歸丹殿鳴珠珮繞衣鏤壁輪開扇華冠列綺筵蘭醑申芳宴環階鳳樂陳瑇席珍羞薦舞蜨袖香新歌分落素塵歡迎歡懿戚慶叶慶初姻暑闕炎氣息涼早吹華辰方期六合泰共賞萬年春　郭正一奉和太子納妃

公主出降詩曰桂宮初服曉蘭掖早升笄禮盛親迎晉
聲芬出降齊金龜開瑞鈕寶翟上仙梯轉扇承宵月揚
旌照夕蜺　劉禪之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夢
梓光青陛饌桃藹紫宮德優宸念遠禮備國姻崇萬户
聲明發三條葆吹通香輪送重景綵旆引仙虹　元萬
頃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離光應春夕帝子降
秋期鳴瑜合薦響比玉麗穠姿和聲躋鳳掖交影步鸞
墀　任知古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帝子升青
陛王姬降紫宸星光移雜珮月彩薦重輪龍旌翻地杪
鳳管颺天濱槐陰浮淺瀨葆吹翼輕塵　胡元範奉和

太子納妃詩曰帝子成儀絶儲妃禮度一作慶　優疊鼓陪
仙觀凝笳翼畫輧鬱鬱神香滿奕奕彩雲浮徘空列錦
罽騰觀溢皇州金閨未息火玉樹鍾天愛月路飾還裝
星津動歸珮紫極流宸渥清規佇慈誨恩波洽九流光
輝軼千載列席詔親賢式宴坐神仙聖文飛聖筆天樂
奏鈞天曲池涵瑞影文宇孕祥煙小臣同百獸率舞悦
堯年　裴守眞奉和太子納妃詩曰瑜珮升青殿穠華
降紫微還如桃李發更似鳳凰飛金屋貞離象瑶臺起
婺徽絳纓紛碧座續羽泛瑜衣雲路移彤輦天津轉明
鏡仙珠照乘歸寶月重輪映望園嘉宴洽主第歡娛盛

絲竹揚帝薰籍裾奉宸慶蓼雲藹曉光湛露晞朝陽天文天景麗睿藻睿詞芳玉庭散秋色銀宮生夕涼太平超邃古萬壽樂無疆

【增】詔唐太宗冊太子妃詔曰配德元良必俟邦媛作儷儲貳允歸冠族祕書丞蘇亶長女門襲軒冕家傳義方柔順表質幽閑成性訓彰圖史譽流邦國正位儲闈實惟朝典可皇太子妃所司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增】冊文唐太宗冊太子妃文曰惟爾祕書丞蘇亶長女族茂冠冕慶成禮訓貞順自然言容有則作合春宮實協三善曰嬪守器式昌萬乘備茲令典仰惟國章是用

命爾為皇太子妃惟欽哉其光膺命可不慎歟

冊公主一

【增】詩序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

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闕狄之屬厭翟次之六服褕翟次之下王后五輅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褕翟次之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從其夫之爵一等者

漢制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諸王女皆封鄉亭侯主儀服同鄉亭侯師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曰公主諸侯即自主婚故其女號翁主翁主者稱殺之也以列侯尚公主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又有主傳東方朔傳略平君傳師古曰傳謂記之也

中府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後漢制同前漢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

襲母封爲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　唐制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太子女爲郡主封郡視從一品親王女爲縣主正三品神龍二年勅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惟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景龍四年停公主府依舊邑司慶隆元年六月勅公主置府近有勅總停其鎮國太平公主府依舊（永淳前公主食實户不過二千户預誅（二百而太平公主獨加五十聖曆時進及二千户預誅（二張功增號鎮國與相王均封五千薛武二家皆食實封二百户公主給衛士環第十步一區持兵呵衛僭肖宮省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視親王安樂宜城定安非韋后所生户止二千長寧二千五百府不置長史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鄉國代國

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安樂長寧是也惟明皇之女皆以美名之開元禮冊公主設御幄於太極殿庭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即御座冊使等初入門舒和之樂作侍中宣制曰冊某公主命公等持節展禮中書令取公主冊授冊使前一日尚舍守宮設使者及冊案便次於光範門及長樂門外內殿前又設內命婦陪位內謁者監先取冊案置於長樂門外近限公主花釵翟衣司言引就受冊位冊使副使等進就次尚儀率女史詣門舁冊案入司

言贊公主再拜尚儀執冊跪讀公主受冊以授司言又再拜在位皆拜內謁者監傳報冊使等詣太極殿前復命（以上文獻通考）會要代宗嘉豐普寧二公主同降有司具冊禮於光順門貞元元年嘉誠出降德宗幸望春亭臨餞厥翟敝不可乘以金根代之（乘金根車自主始）四年二月七日太常卿董晉奏八日正衙冊新都長公主開元禮皇帝御正衙命使行冊禮陳樂懸貞元元年冊嘉誠二年冊長林帝不御正殿不設樂遂為故事新都以十日下降宜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勅其日於光順門即行冊禮（按傳新都貞元十二年下嫁具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二十一年四月七日禮儀使奏舊制正衙命使使出含元殿西廊側門外登輅車從光範門入詣光順門進冊今請冊使出宣政門自興禮門出赴延英光順門進冊（岐陽下嫁杜悰帝為御正殿臨遣由西朝堂出復御延喜門止主車大賜賓從金錢開第昌化里疏龍首池為洛后家上尚父大通里亭為主別館會要元和九年公主出降神策兵三百於光範門翼道京兆尹裴武為禮會使（以上玉海）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宜即區別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云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郡縣主亦

望依此例從之　宋公主冊禮嘉祐二年自文德殿奉冊印至內東門外禮直官引冊使副俱立東向位躬稱冊使王堯臣副使田況奉制授公主冊印內給事入詣公主前言訖出受冊印以授內謁者及主當內臣持冊印入內東門公主受訖升位引內命婦賀內給事引公主謝皇帝皇后　嘉祐二年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家廟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得問名而卜之若納徵則既有進財請期

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意也時兗國公主下嫁李瑋詔俟出降日令夫家主婚者具合用鴈帛玉馬等物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不入　宋公主沿襲漢唐或以美名或以國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至祖姑則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爲相建議以爲不典始改爲帝姬以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至中興時復故

政和五年五月嘉德帝姬下嫁曹賚詔用新儀行盥饋之禮皇后宮闈送至第外命婦免從重和五年十一

月蔡京請免茂德帝姬下降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詔不允又詔神考治平間親灑宸翰以王姬下降躬行舅姑大觀以來詔有司講求典禮繼頒五禮新儀著爲永法近聞徒有奉行之名而舅姑既不端坐返有下拜之禮甚失本意可自今恪遵新儀新儀見舅姑帝姬再拜奉盥栗腶脩次醴婦盥饋饗婦一如家人儀以上文獻通考明冊公主洪武九年於乾清宮設儀仗陳女樂上皮弁服中宮翟衣升御座女官充捧冊使者就殿上拜位傳制曰今冊長女爲某公主命尚宮正某行禮舉冊官以冊授使者使者受冊以詣華蓋殿公主服九翬四鳳冠翟衣立於殿西冊使至公主詣拜位冊使稱制宣冊官取冊立宣訖以授公主引禮就導引公主詣上前中宮前謝恩俱贊八拜公主授以金冊會典

冊公主二

唐制蘇頲封常芬公主等制曰諸女皆封先王之制第二女等慶聯霄漢體自穠華常閱禮於后庭必聞詩於師氏朕撫臨億兆憲章古昔俾裂河山之賦用酬湯沐之恩孫逖封高都公主等制曰肅雍之範以成女德湯沐之賜爰著國章第十一女等生於公宮訓以師氏温惠之性頗有天姿圖史之學仍聞日就初笄甫及

外館將歸宜因待禮之期式備疏封之典　又改封永昌公主制曰普寧公主天泉浴德崇蘭發彩纂組之華每工於經目保阿之訓深得於稚年禮必叶中言無出閫從容珩璜之韻婉娩柔嘉之儀而疏封舊邦禮宜改避是擇美邑再申異恩可改封永昌公主

冊文　唐開元二十五年冊信成公主文曰於戲易著于歸詩稱下嫁所以正風化厚人倫也咨爾信成公主淑慎由衷聰明形外訓以師氏頗詳環珮之儀修其婦功更習絃緯之藝日徵先近年及有行宜錫徽章俾膺茂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光昭閫德弘長

國風無怠厥心永綏介福可不慎歟　又冊昌樂公主文曰於戲好合之禮以正人倫肅雝之德用成婦道咨爾昌樂公主生知法度性與柔和亟聞彤史之言頗識采蘋之事既閑內則式遵下嫁宜膺冊書之命以備車服之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欽崇四教承順六姻式是大邦受茲明命可不慎歟　又冊高都公主文曰於戲古之聖人垂訓作則必正內外之位以明婚姻之禮咨爾高都公主生於宮闕自稟幽閑之性教以師氏更彰柔順之則能循法度克慎言容魯館于歸沁園將啓宜膺冊命俾叶典章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

禮冊爾其自下於心增修厥德式瞻清懿永固恩榮可
不慎歟 開元二十六年冊永寧公主文曰人倫式敘
以正國風女子有行將成婦道咨爾永寧公主自幼及
長終溫且惠引圖史爲鏡鑑用和柔爲粉澤許嫁而笄
既遵於彝典備物之冊宜承於寵命今遣使某持節禮
冊爾其謙恭自下淑慎爲先無忝公宮之教永貽邦媛
之則 又冊臨晉公主文曰古之帝女下嫁諸侯以正
婚姻之大綱昭肅雝之令德咨爾臨晉公主蹈和成性
體順爲心頗協生知之敏更承師氏之訓柔明益著淑
慎攸彰兼四教而不違勤六行而無斁近日云吉嘉禮
有期宜穆彝章載光冊命今遣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克
遵法度用廣徽猷發明閫德垂範於後可不慎歟 貞
元元年冊嘉誠公主文 陸贄撰 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
敦風化義之深實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
秋書築館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祗考令典率
由舊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內睦公宮稟訓
四德備修今遣使某持節冊命爾往欽哉下嫁諸侯諒
爲古制肅雝之德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已
奉若茲道永字于休懋敬王風勿墜先訓 文苑英華

冊拜諸侯王一 拜三公附

【晉】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畢命序康王命作冊

畢　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加以宴好　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疏云王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　春秋疏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無正禮惟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即賜之命春秋之時賜命禮廢惟文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追賜以上王海

【原】後漢制拜諸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寧漢儀云太常住蓋下陳向讀文以此異也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座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按丁寧儀安帝策夏勤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曰朕承大序維稽古建爾於位爲漢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在寬允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秉國之鈞方祗厥序時亮天工可不慎歟勤其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郎以戒之此其例也

璽印綬付侍御史前面立受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爲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　晉武帝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爲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又按太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啓嘉祚宜依漢魏故事

太常王師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今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公侯大臣御座爲起在輿爲下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寮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興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言臨軒拜

三公不應有樂和云禮無其文按衛宏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暢賓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事於樂又按六冕之服主於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故拜三公不應服冕

增 南史褚淵爲錄尚書事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事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宜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 玉海

原 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賫名板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輅車既入至席尚書讀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出輅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闕闕伏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即拜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策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輅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策博士讀板王俛伏三稽首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策乘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

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
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稷壇方面土苞以白茅內青
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爲社　隋臨朝冊
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不百司定列內史令
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
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授冊訖授茅土焉

【增】唐開元禮臨軒冊命諸王大臣設御幄於太極殿
北壁羣官次於朝堂大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諸衞列仗
受冊者服朝服從第備鹵簿集朝堂次皇帝即御座受
冊者立於東北西面中書侍郎引冊按中書令稱有制

受冊者再拜中書令讀冊訖受冊者進受持案者以案
退冊三師三公親王皇帝服衮冕之服鼓吹令設十二
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陳輿輦諸衞設黃麾半仗受冊
者初入門舒和之樂作　會要貞觀八年勅拜三師三
公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
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衞大
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
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冊光宅二年並停　大曆
十四年五月臨軒冊尚父子儀於宣政殿自神龍以來
冊禮久廢惟天寶末冊楊國忠爲司空至是復行貞元

三年四月李晟拜太尉中書令帝坐宣政殿引見備冊禮受冊訖備羽儀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奏禮畢宰相攝之時宰相張延賞欲輕其禮令兵部尚書攝中書令左散騎常侍攝侍中臨軒冊命宰臣不親行事自此始 長慶二年三月景辰守司徒裴度正衙受冊 太和四年裴度進司徒表辭冊禮 宋朝親王大臣例辭冊禮 以上玉海 明會典凡冊立親王洪武初皇帝預告太廟及期臨軒拜冊年幼者則遣官保抱以從事 洪武二年冊封諸王時齊潭趙魯四王年幼皆遣官齎冊寶授之 成化末年更定即日告內殿廷遣節使就各

王府冊立之罷預告臨軒之禮

冊拜諸侯王二

原 冊文 唐太宗冊梁州都督漢王元昌曰夫易陳利建道貫三才傳稱夾輔業昌百代是以周之魯衛式固維城漢之梁趙克崇磐石惟爾幼聞教義器識聰敏早開土宇禮數優崇邊矣南鄭襟帶西蜀按部之重茂親是用錫以茅土賦茲典冊爰誓山河永作藩屏朕聞曰事君盡禮資於孝敬為政以德始於仁厚故士無貴賤由之者揚名時無古今背之者汙行爾往欽哉去奢從儉遠佞尊賢克勤匪懈垂憲乃後可不慎歟 又冊荊州

都督荆王元景曰夫建官之道實資明德列爵之義必俟茂親故晉鄭佐周功宣於寅亮間平輔漢業崇於藩屏惟爾業尚忠肅器懷恭懿幼稟庭訓早膺朝寵仁恕聞於封畿廉平著於方策荆衡作鎮江漢爲紀包括巴漢之域跨躡吳越之郊蓁帷永詣分珪兪屬是用備茲令典錫以休命奄有楚甸代爲唐輔可不慎歟

唐咸通三年冊魏王文曰夫翦珪分器事炳周經裂地疏封道光漢冊莫不克隆磐石作固本枝並建親賢以崇藩翰咨爾長男俏通輝日月稟慶霄漢蔭若木之凝華派璿源之積潤早彰樂善之規夙有辨贖之智卓爾器

度藹然徽猷宜荷寵章以開土宇今遣某官持節冊爾爲魏王於戲河外名都漳滏奧宅爾其竭奉上之孝敬慎臨下之儀刑守道宜鑒於遠名尊賢無忘於置醴用新魯衛之政以昭間平之德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又冊蜀王文曰夫堯序九族周列五等事高維翰道在睦親況居帝子之尊宜荷封王之典用彰慶羨以固洪基咨爾第三男佶騰英日域儲秀星樞已多秤象之能纔是勝衣之歲靜不好弄言必成文曾無紈綺之心每服詩書之訓嘉其幼智錫以大封今遣某官持節冊爾爲蜀王爾其宅於坤維建諸赤社疏以江漢鎮以岷嶓列

爲侯王邇我宮禁以謹恭而接下秉忠孝以律身服是寵光終於戒慎　光化元年冊雅王文曰周王之嗣分茅土者十五國漢景之代書簡冊者十三王朕以寡昧之資奉神靈之統每顧諸子實惟天休期訓導之將成諒封建之可享咨爾第十一男祺方當稚齒復在深宮有知憂知懼之心見聞詩禮之志今遣某官持節冊爾爲雅王於戲受冊之命重屬汝躬列聖在天百辟在位在天必聽在位必觀罔怠交修用承多祐以上文苑英華

制唐元和元年封鄧王等制曰昔周室制法備建宗盟漢室垂統畢封子弟其盛也二南教化首在國風其詳也九國土疆載在侯表朕嗣守丕業惟懷遠圖永言磐石之固宜秉价人之重男平原郡王寧等孝友忠敬温文惠和稟其樂善之姿強於好古之學君親之教罔敢失墜保傅之言亦惟佩服由是寡悔至於通方庶可膺茲典章列是藩屏疏爵以冠於侯伯分茅以賜於山川用明至公且協前訓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乾寧元年封棣王等制曰我國家奄宅中區光啓祖業析圭胙土唯親與賢故本根茂而枝葉榮王室尊而屏藩壯肆子眇末叨獲纂承賴至道之元慈鍾列聖之餘慶顧茲胤嗣實謂蕃昌爰稽典謨用建邦土第三男栩等

皆生知孝敬志樂文儒問安靡曠於晨昏稟訓每由於詩禮智有刻舟之妙辨多對日之奇是宜分以白茅錫其朱邸叶犬牙於漢制光麟趾於周詩於戲器以琢成道由學顯勉稟君親之教敬承友傅之規勿追平樂之歡無好任城之勇懋建厥德永孚於休

原 奏陳尚書八座奏封鄱陽王伯山曰臣聞本枝惟茂宗周之業以弘磐石既建皇漢之圖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昌丕緒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齠年表奇姿於此日光昭丹掖輝映青闈而玉珪未執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蕃戚臣等參議

宜封鄱陽王

增 表宋王拱辰賀皇長子封公表曰建親授社屏翰於王家封子維城安疆於國幹誕揚休命敷告羣倫均海寓之歡心洽朝廷之大慶竊以宗藩錫瑞賢戚分疆周列侯邦半諸姬而啓土漢有天下非劉氏則不王皆所以滋大本枝維持京室綿鼎數於穹壤固廟祏於山河屬我熙朝益隆茂典

嗣立卜嗣立長立賢俱併入

原 承祧家嫡承祧繼體纂服禮纂乃祖服又曰纂乃考服繼體而立先職

前修後嗣書嗣德慶襲賞延賞延於世統承統承先王世

及禮大人　濟美左傳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象賢禮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堂構書若考作室其子堂構注言不能嗣父　弓冶禮良冶之子必學爲箕良弓之子必學　踐脩書嗣惟敬有令聞　負荷左傳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　勤力善楚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復始左傳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建德左傳天子建德以藩屏周　置善置善則固

尚年左傳五叔無尚年哉　序齒嗣宗職左傳使嗣宗職　守前烈嗣守前烈　纘祖考詩纘武厥祖考　世爵祿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又禮大夫不世　謂天子進賢也　長則順左傳立長則順　外

而安魏劉表字景升二子琦琮表愛琮而琦不自寧引諸葛亮上樓去梯曰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悟遂謀出守　龜有知石祁子兆龜人以龜爲有知也詳佩玉注

筮何疑衞孔成子筮立公子元遇屯之比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屯象曰利建侯故成子立靈公元衞靈公　桓母貴公羊曰隱長又賢故大夫扳而立之何以不宜立立嗣以嫡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　瑤心狠國語智桓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桓子曰宵也狠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若立瑤智宗必滅竟立瑤果滅智氏　智測藏符史記簡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乃廢伯所得無卹曰毛得矣常山是爲襄子　哀辭佩玉禮記衞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衞人以龜爲有知也　壓紐之祥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以壓紐見翠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乃理璧於太室之庭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壓紐平王即公子棄疾入再拜皆踰而入再拜皆踰而出　規墨之兆國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故名之曰黑臀

原 無忌之弟好仁 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子名起無忌弟盲子也田好仁注無忌穆子也田蘇晉賢人也

無慧 左傳晉欒書中行偃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擅 六順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五利 集苑晉驪姬欲立奚齊使優施飲里克酒爲壽豫之歌曰人皆集于苑已獨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乎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寵可不謂枯乎

居奇 史記子楚爲秦質子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楚爲適嗣

原 恭承國命 克紹家聲 榮分茅土 慶襲弓裘 食其舊德 纂乃前修 祿以勸賢 爵惟及嗣 臣能匡國必酬世祿之勳 子合成家宜荷賞延之寵

廢嫡立庶 庶孽條併入

原 孽子 賤而有寵曰孽 孽子 何休注公羊曰孽子賤也非嫡正之子曰孽 奪宗

匹嫡 左傳孽子配嫡言如嫡也

擅 宣王立戲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 臧孫立紇 季武子無適子訪於臧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臧孫曰飲吾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而名公鉏使與之齒注公彌公鉏悼子紇也

原 仲子 舍孫 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舍其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腊而立衍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南面而立曰虎也敢不復位

惠子廢嫡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趨而就客位

楚舉恆少 左傳楚子朝舉恆在少者 單劉贊私 子朝單劉贊私言

劉贊私立少蓋反詞以誣之

無卿母翟婢史姑布子卿見無卿曰母賤翟婢也窃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 田文母賤妾史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母賤妾有子名文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誇嬰以文爲太子是爲孟嘗君

廢嫡立庶二

增 辨陳祥道禮書辨嫡上篇曰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以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子嫡姪娣無子立嫡孫云然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娣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家子母弟爲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娣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

下篇曰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

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名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爲人後一

漢宣帝即位詔議故皇太子謚號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絶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冤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

陛下以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
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
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後八歲有司
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
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尊戾夫人曰戾后益置
奉園户 文獻通考 成帝綏和元年議立嗣皆以爲禮曰昆
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孔
光獨以爲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
中山王帝親弟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
得相入廟不從光議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上以太子

既奉 ノ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
奉共王後 通鑑 哀帝立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奏
言宜爲共皇立廟京師大司空師丹以爲不可曰禮爲
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
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
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平帝元始中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 蔡義也 謚
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
等奏 魏相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
曰皇考立廟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臣愚

以爲皇考廟奉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謹與大司徒晏
等平晏也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
孝昭皇帝後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
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父
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
武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請
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不修奏可　光武帝建武三年
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十九年五
月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爲人後者則爲之
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敘昭穆元春

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昔高祖以自受
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
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詔下公
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實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
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
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
侯羣臣奉祠詔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
嗣擇見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
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
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

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祐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邪佞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晉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援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琳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　宋英宗治平初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典禮詔翰林學士王珪等集議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王珪敕吏以光手藁爲案議上歐陽脩以爲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太后聞之手詔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宜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向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

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詞飾說惑誤聖德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與昭帝同昭穆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三年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謚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爲濮安懿皇謚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謹遵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侍講呂公著復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兄孫遥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絶父之議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　明世宗初即位命禮官集議興獻王典禮

尚書毛澄等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以爲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孝宗爲考興獻及妃爲皇叔父母祭告上篋稱姪署名而令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上曰父母可移易乎命再議大學士楊廷和等復言程顥濮議最得義禮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爲萬世法不聽時進士張璁上疏言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養之宮中是明爲人後者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時猶可今武宗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故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復與

桂萼疏言考孝宗非是以伯孝宗而考興獻爲正三年九月遂改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獻皇帝主別立禰廟十七年因同知豐坊言奉獻皇帝爲睿宗九月大享上帝奉睿宗祀

爲人後二

宋 置後無子則爲之置後

卜後禮卜所以求喬爲後葛喬爲後者

字伯松瑾第三子本字仲愼亮未有子求喬爲後瑾啓吳王而遣之以爲嫡故改其字喬子攀亮後自有子攀還復爲後

以恭爲嗣後漢伏恭字叔齊湛之兄子湛弟子以恭爲嗣

宋書謝弘徽本名密年十歲出繼從叔父峻

少繼從父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繼叔父從生居新安謐年四十叔父有子謐喪本生遂還其父

兄弟承襲　封爵令王公以下無子孫以兄弟爲後生
經侍養　亦聽承襲　若死王事雖不經侍養
養子襲爵　後漢順帝聽中官以養子爲後代封襲爵
不與射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執弓矢出延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
不別籍　晉殷仲堪臨荊州有子繼親族無後者惟令主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
後事文類聚　唐白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之後
兄子爲後　宋司馬光以兄子康爲嗣

爲人後三

增　議宋司馬光濮安懿王典禮議曰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曰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勿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例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維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

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切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考之古今實爲宜稱劉敞爲兄後議曰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爲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爲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爲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於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者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弒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不

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托也此文仲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

春秋固爲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致堂胡氏曰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既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爲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爲其伯父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爲人後者云云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爲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是也有

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疏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疎之也以其不得於言知其不親於理既爲伯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叔父母之昭昭然矣馬氏之說辨則辨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啟問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爲伯父乎爲叔父乎於所後父爲兄則伯父也於後父者也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則叔父也而宣帝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昌邑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考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　胡氏又曰西漢自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張純等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蔵有異等寡恩之譏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以上文獻通考

解辨　明薛蕙爲人後解曰禮之所以立後曰重大宗也小宗無子以爲可以絕者也故不爲之立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絕故立後以繼之小宗不可擬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大宗者祖之正

體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猶存也尊者存焉耳本亡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祖不絕大宗無後祖絕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重絕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古者公子爲卿大夫及始仕而爲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絕益知天子之不可絕矣大宗者繼別云爾曰尊之統也收同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之始祖始祖受之天不啻尊之統也內治同姓外治異姓不啻收族者也甚大宗矣是故不可絕也故天子無嗣

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天子適子不爲後乎禮之正者支子爲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適子不爲後者非他也傳小宗之統焉耳明小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爲尤重矣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大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嫌於貳君專其親嫌於貳祖故諸侯嫡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示猶有至重者也繼大統者因斯舉也而知其所

由來則可以事天可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
爲人後之義者措諸天下無難矣　又爲人後辨曰陛
下繼祖禮而承適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明白迺有
二三臣者誣經畔禮以惑聖聽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
奪之嫡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止有一
適子當絶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絶禮言
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
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
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此二說者其亦得禮意矣
夫謂得禮意者以其別祖禰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

而達於立後之義也蓋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
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
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推本祖
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而忍遺其祖也其
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此踵歐陽脩之謬也
夫爲人後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
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脩
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
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
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

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爲人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絶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儒以邪說無乃其自名也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詞曰夫統與嗣不同

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盡廢先王爲人後之義歟則尤悖禮之甚者也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絶迺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立後者統可以絶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絶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

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已其或諸侯之嗣則未有仍考諸侯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子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偎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

異姓爲後

衛繼

白帖兄弟五人爲縣功曹縣長張君無子乞繼父許之時禁異姓爲後故復衛氏 陳

矯

晉書陳騫父矯魏司徒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及其薨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于肅荅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理矣爲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可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爲人後者其婦爲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爲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宜依本生而降一等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

莒人滅鄫

穀梁注莒是鄫甥立以爲後非其族等

姊子爲嗣

吳朱然本姓施氏朱治姊子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啓孫策乞爲嗣然爲治行

服訖乞依本姓不許
然子復爲施氏也
見充入喜充就而拊
戀死充遂無嗣及喪
表陳是充遺意詔曰
於人心其以謚爲嗣
身他族　忘情本根　家立異姓爲後則曰亡　國立

異姓爲後

異姓爲後二

原　議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
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
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頃世人無
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絶道也

外孫奉後　晉書賈充妻郭槐性
妬忌子黎民年三歲
充私乳母鞭殺之黎民念
槐謂充
見充入喜充就而拊之槐謂充私乳母鞭殺之黎民念
戀死充遂無嗣及喪槐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
表陳是充遺意詔曰外孫胥肉至近推恩計情合
於人心其以謚爲嗣自非功如太宰不得以爲比　庶
身他族　忘情本根　家立異姓爲後則曰亡　國立

異姓爲後

異姓爲後二

原　議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
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
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頃世人無
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絶道也

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
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
親今出爲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爲
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
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
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
曰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
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
也　魏時或爲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
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親其死必者有俗人以五月

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爲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否博士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爲後禮也家語曰絶嗣而後他人於理爲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養以活且裹似長養於裹便稱曰裹姓無常也其家若絶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户外有子可以爲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絶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者也吾以爲田議是矣（徐幹曰祭所生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特爲立宮室別祭也）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養育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恩也棄絶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爲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絶之君子以爲不孝及其復爲母子傳以爲善今宜謂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爲報父在爲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已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

愛敬哀戚報惠備矣按崔凱喪制駁曰以爲宜服庾蔚之議曰四孤之父母是事旣絕周方之繼仪之同居者宋齊續局方之繼仪之同居者宋齊續局方之繼仪之同居者宋齊續局

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性理大全

禮儀部二十五 死喪 含 襲 斂 殯殮 棺槨 訃告 祭奠

死喪一

釋名云死者澌也消澌也又以死爲物故言諸物皆朽故也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也

爾雅曰崩薨無祿卒殂落殪死也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書洪範五福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

曲禮天王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死寇曰兵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庶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士之妻皆死於寢　文子曰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知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　莊子曰人之生氣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增說苑子貢問孔子人死有知將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原物理論曰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矣　增張子西銘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又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則死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常有無也

死喪二

原氣散　形存　上詳前而獨在人　論衡曰火滅光消死精亡而形存　數盡

物故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下詳前

隙駒淮南子人生天地間如白駒過隙注莊子云人生天地間如白駒過隙中日光

增埋玉

懷瓊世說庾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著泥中使人情何能已左傳魯公孫嬰齊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之暮而卒

原就木歸泉左傳則就木焉劉禹錫表逼迫歸泉之路反眞恒化俱出莊子宛其詩宛其死矣

溘然憂傷畏惑孔融與曹操書云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淮南子云乘舟遇風波而恐死自投水中非貪生也畏死也惑於畏死而忘生也

逝川逝者如斯夫人所不免物之白然范睢說秦昭王之賢烏獲任鄙之力孟賁慶忌夏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下之至理物之自然奚足甚哀

為一棺土託萬鬼鄰淮南子曰吾生有十尺之軀死有一棺之土陸機漢文帝遺詔曰朕聞之天下萬物天下之至理物之自然奚足

璵璠斂貝玉含上詳斂下詳含說

死喪三

原歸室詩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增不諱丙吉傳君即有不諱司馬遷傳恐卒然不可諱

天昏札瘥天昏沍未名曰昏

人終禮記曰死者人之終也常而待終何不樂乎

物化文子曰其死也物化

夢棗酉陽雜俎王子董善占夢有人夢棗董曰棗字重來來來

增夢棗佩觿錄丁固夢井中生桑以問趙直直答曰桑文四十八字君壽恐不過此

呼魂之貌其人果卒遣儀部

果然

倚槐 廣陵王克淵夢倚槐字木旁鬼也慎曰廣陵死矣

鄭文公妾夢天與己蘭而生穆公後刈蘭而卒命論顏回取其叢蘭

丘首禮狐死正丘首仁也

敗蘭 劉孝標辨

詩話宋師伐金陵城將攻或夢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瞎於地云此徐舍人也既而和筵字韻詩曰當時徐氏擅筆墨夜闌夢踏空中筵

筵 原

蘆露 風燭 權集萬事風燭九原

舟壑 莊子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寐者不知也

夜臺

浮生 李白浮生若夢

夢生死 列子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

川閱水 川閱水以成川人閱世以成世

泰山頹 梁木壞 檀弓孔子早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夢奠兩楹 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寢疾七日而卒

講東堂 後漢周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夢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東堂之奧既而長歎豈我齒之盡乎其月卒

歸休乎 王通有疾門生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名我也寢疾七日而卒

神往 邵康節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遊旗鶴矣自空而下導吾衍亂山中吾神往矣

論大衍 李適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書白駒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書蛟白駒字或曰過隙也我而炊爨釜裂牧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果卒

夢黃羆 晉春秋孔子夢朱絳衣人自稱趙氏孤名曰黃羆入門而云黃羆入門載此事而云黃羆亦傳寫之誤

見白雞 謝安疾篤帳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主今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也十六里十六年矣白雞而止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年矣

玉魚符 第夢二黃衫人引至戶外中有人曰未當至須玉魚符也後朝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數日卒

甲馬聲 邵氏聞見錄富公元豐六

年疾病五日大星墜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燄亭禁香再拜知其將終也

登鬼錄 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觀其姓名半登鬼錄

填溝壑 公孫弘傳恐先狗馬填溝壑

玉樓成 李長吉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名長吉長吉病甚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名君天上

文星墜 明永樂時周新按察浙江擒錦衣擾民者置於獄上怒收新斬之是夕太史奏文星墜

大命殞 左傳楚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嘉勞且辭上介芊尹蓋對曰無祿使尸入吳子使太宰嚭逢天之慶人逢天之慶大命殞墜

顏子早死 顏子年二十九而早死

曾子正斃 檀弓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

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大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歲辰之讖 續漢書鄭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將終也有頃寢疾而卒讖云歲在龍蛇賢人嗟

月酉之應 譙周傳晉文王爲魏相國下書辟周周至漢中固疾不進巴郡文立見周周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謂八月

月犯少微 晉書月犯少微戴逵有美才人以爲憂俄而謝敷卒

星見豫分 祖瀆傳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歲見星曰爲我父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乎乃天不佑國祚

星隕侯喪 月蝕東壁 蜀志諸葛亮集賢學士楊慎傳開元中熒惑守東壁東壁主圖書府也

流營中 蜀志諸葛亮傳亮屢出祁山司馬宣王相持百餘日有星赤而芒角自北而南流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

俄而亮卒 星殞寢室 令狐楚幸之夕有大星殞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

鵬止坐隅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乃爲賦以自廣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鳥集于坐隅貌甚閒暇

雷雷晦冥言行錄劉元城器之死時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晦冥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

溪流泛漲朱子以建炎庚申三月辛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子故宅之前其山絶頂有數年合抱之木勢干雲霄一旦忽爲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搪去數百尺

武擔石張素所未有宅前之忻爲洪濤搪去數百尺

太液池酒本傳蜀武擔石拆文翁曰西州石拆智士當死乃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卒

丘處機自號長春居士元太祖乙酉歲六月浴於東溪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忻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忻亦崩處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雷鳴炊釜古今五行紀宋儒景直家在廣州炊釜中有聲如雷鳴家人走視甑上花生漸長似蓮花而赤色俄頃菱景直旬日卒

風起竈突後漢方技李南女傳父風角術爲人妻晨詣灶室卒有暴風婦便求歸解二親姑不許乃詭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主斃者妾將亡之應如期而卒

節度饋羊宣室志李德裕南行名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所以當還積旬日振武軍告其事僧曰萬羊已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爲相公所

剌史具鱠柳玭居高有後連貶崖州竟沒不還

頻問有賴書三篇房培問那終身之事那言降魔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餐而休於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閻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那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剌史其夕果病鱠卒

諺傳氷稼青箱雜記唐天寶中諺曰冬凌凋稼達官怕其年熙寧三年草木皆稼衆謂大臣當之來數日韓琦卒

詩定破瓜談苑呂仙翁有詩與張洎言將年俗以破瓜爲二八字洎年六十六而卒乃悟作鼎龍其句云功成當在破瓜時

李續長短句云今詩話

水窮天盡源古今一日忽有人在林下誦詩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續坐曰誤矣豈非坐看雲起時耶蒼曰此雲安能起茲必死期故來相

別數日而卒　雲穹雪壓撫遺廖賦作詩曰雲穹雪壓無人壓釣魚舟自解山屋破雲穿其中無用也後六十日而卒

醉卧花間翰苑名談何正中初求占從周贈一詩曰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公後八月十五改知制誥出秦州又改知杭州卒　醉山路雨添花氣動一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光化亭方醉起以玉盂汲泉笑視而卒　暦日無多貢父詩話呂洞賓與黄覺人數不可過也覺至七十六錢七文次十文次十一文次小錢三文曰指明年七十三之句果以是歲終

春風獨步蓋時敏字志學金末兵亂不止棄於草中兵退十九日將踰月父挈之以逃啼尋瘞之見其神色明潤木葉覆庇其身有兎乳焉年老如童一日無病集親朋攝衣冠危坐取筆書偈曰七十五年人間住強認臨清是故鄉來亦不知何處來去亦不知何處去回首之時無一事但有三尺西村墓子孫必欲問行蹤萬里春風獨自步書畢端坐而逝

嫁娶不見魏志管輅字公明自歎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卒時果四十八歲

不與　太平不與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矣二拾遺見之嚴不可過也巳而年四十二果卒

時有短長邾文公曰命左傳左右謂

壽非金石　死喪之戚詩兄弟孔懷

壽天須臾　死生契闊詩

死生有命　修短之命文選生有修短之命

畏死忘生　詳前

出莊子　老子出生入死之徒十有三

出生入死　夜舟難守　朝露易晞　死生有命　修短無期

生寄死歸　存順沒寧　白駒易往　素蓋俄歸　東流逝矣　北首長辭　魂遊北斗　水閟東川　遽委

晞於松門　奄歸魂於蒿里　去白日之昭昭　襲長夜之悠悠　彷徨乎塵埃之外　逍遥乎無爲之表

長沙空庚日之災　北海奄巳年之夢　庚子戒日止鵬生憂　辰巳臨年巢鳶起歎　洪波振海終不到於蓬瀛　流電促人詎有固於金石

死喪四

古詩

後漢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設不御旨酒盈觴杯　晉張載七哀詩曰北邙何纍纍高陵有四五借問誰人墳皆云漢代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毀壞過一坏便房啓幽户珠匣離玉體珍寶見剽虜　宋吳邁遠臨終詩曰傷歌入松路斗酒望青山誰非一丘土參差前後間　劉元濟見道邊死人詩曰淒涼徒見日冥寞誰知年魂今不可問應爲直如弦

賦

漢張衡髑髏賦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氷之消榮位在身不以輕於鴻毛巢許所恥伯成所逃況我已化與道遥遊離朱不能見子野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劒戟不能傷以陰陽同其流以元氣合其朴以造化爲父母以天地爲

牀褥以雷電爲鼓扇以日月爲燈燭以雲漢爲川池以星辰爲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混之不濁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宋鮑昭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彼中阿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淒淒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斷弦如影滅地猶星實天棄華室於明世閉金扃於下泉永山河以自畢眇千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衆代於古年

喪儀

增周禮天官掌次凡喪王則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地官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之役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帝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其丘籠及蜃車之役　春官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洎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鬱人大喪之溯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鬯人大喪之大湆設斗共其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喪則出

陳之既事藏之祖廟之中沃盥設燭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典庸器大喪廞筍簴　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太卜凡喪事命龜　太史大喪執濂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考焉小喪賜謚　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　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

達於四方窆亦如之　御僕大喪持翣　司兵大喪斂兵五兵　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　鄉士大喪帥其屬夾道而蹕　遂士六鄉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縣士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司隸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喪大記曰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

五采五貝黼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元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綬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緇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綬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綍去碑負引　漢舊制高皇帝合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玉爲札長廣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請諸衣衾斂之　東漢制是日后詔三公典喪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中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是夜下竹使符小斂如禮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烏龜龍虎連璧偃月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　家禮曰喪禮於五禮屬凶禮又曰初終遷居正寢戒內外櫛齒舉哀復易服被髮徒跣不食立喪主主婦主賓相禮祝贊司書司貨治棺訃告於親戚僚友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襲設幃及牀乃沐浴設襲奠主人以下爲位而哭盡哀乃飯含加幅巾充耳覆以衾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死之明日小斂設牀布絞主人主婦憑尸擗踊袒衣括髮設奠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死之三日大斂布絞於棺中舉屍納棺中主人以下憑哭盡哀加蓋下鐍覆柩以衣舉升堂中少西設靈牀於坐東設主人以下各歸喪次止代哭者成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各舉哀相弔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告啓期擇日開塋域穿壙刻誌石造明器大轝翣功布方相作神主告遷柩奉柩朝於祖遂遷於廳事乃代哭日晡設祖奠厭明設遣奠遷柩就轝發引乃空墳高五尺立石碣於其前下誌石反哭虞

祭卒哭明日祔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

始卒

原 屬纊注見前 去琴瑟士去琴瑟 原 浴衣拭尸良大記抿用浴衣注抿言內令燥地 用巾拭髮又云抿用巾注抿晞也柄又云將含使小臣柄以柄柱張齒令開 復

原 設階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階所乘以升屋者狄人樂吏之賤者 升屋檀弓云復盡愛之道有禱祠之心焉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升屋而號曰皐某復 招魂

又云邶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注死傷者多無衣以招魂鄭注云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

氣之返 求生 喪大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衣云復自求生若用復衣而襲斂是周生施死於義又云其為

反為 稱名稱字 又云男子稱名女子稱字

館不復注不復 公館私館 四郊建緌

謂主人惡之也 周禮云以乘車建緌復於四郊注云此天子之禮也

緌謂旌旗之旄也 三號投衣 喪大記云復者朝服大夫以元赪世婦以褖衣士爵弁士妻以祿衣

說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緌復如於館則升其復如於家 復以褒衣 又云復晞也褒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天子之宮故以冕服復於天子之禮也太祖始祖廟也 復於太祖 周禮夏采職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太祖鄭注云夏采

而筮 宋玉招魂序曰帝謂巫咸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氣離散汝筮與之 死多以矢 詳前

增 收魂 復體 禮記外傳曰人之精氣曰魂形體謂之魄合陰陽二氣而生也形勞則神逝死則難復生也孝子之心不能忍也故升屋而招其魂神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氣絶而收其魂使反於體 捉塵登屋 齊書曰張融建武四年病卒遺令白設祭令人捉塵尾登屋復

招魂 文獻通考宋紹興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檢會典故切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以衣代用神帛招魂其意蓋本於此 寢於中霤 固當復彼東榮 適在他邦自必升其左轂 死實生哀沒西山於九夜 招之將反望北面而三號 在館在家匪無名數 公侯卿士實有彝倫

小君則褕翟素紗諸侯乃衮衣冕服 側文苑英華晃服復以晃服判 不祿公館須申皐某之儀 屬纊私家即罷求幽之義

殯殮

原 衣尸復衣不以衣尸　附身檀弓云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注附於身謂衣衾棺槨　書曰魯卿大夫卒公不與小斂則不書卒日所以紀恩厚薄

徹帷檀弓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又云喪具君子恥具一日而可焉者君子不爲也　望從又云既殯望望如有從而不及　恥具

帽又云設帽　更殮學石敬平病卒封養視殯殮送歸生時　改殯續漢書曰和帝追諡之父梁竦改殯之

原 殯於客位坊記云大殮於戶內殯於阼階之上則猶在阼也　陳衣儀禮厥明陳衣於房　設東

斂以時服虞殯大夫三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斂以時服吳志張昭遺令斂以時服　斂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

階西階檀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賓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主夾之也　以簀

以席詳前　五父之衢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又云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

其引也蓋殯也注葬引與殯引異　兩楹之間

敬姜始帷又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季文無備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馬注公在位位阼階西享禮曰公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掘肂見社儀禮士喪禮云掘肂見社鄭注云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　贈寶示玄家語曰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於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　熬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簋士二種四簋加魚腊注熬者煎謂不至棺也士喪禮熬大夫三種六簋士二種加腊注熬謂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黍稷各二簋大夫加粱君加稻　塗又云君殯用輴也　攢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社塗上帷之殯以幬注攢聚也屋殯上覆如屋者幬覆也暨及也大夫之殯以幬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攢中狹

小斂取容棺後斂侯生問喪云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匍而哭之三日而後斂故匍生也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後斂者侯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

賓遇之言稍遠侯以衰斂事加二等殤以棺斂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遠故也今葬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不以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哉名遠名公言於周公

治殯稍遠釋名曰殯賓也

斂左傳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一等

史佚行之

紟衾冒禮記外傳曰絞者交束之名也紟者堅急之稱也衾者單被也冒者小斂衣故設帽以掩形也

緇冒賴殺斂十之適室牖用斂衾注大斂聽用之衾也奉屍於室牖用夷衾注覆一柩之衾也問喪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也

斂衾夷衾儀禮死於

含

原進玉禮邦喪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唅曰寡君使容居坐唅者易則易于則于易禮也于君禮也雜者禮雜記云唅者執辟合于拜稽顙含者坐象生時食也天子以侯以玉大夫以辟士以珠諸瞑受唅

辟曰寡君使某委於賓東南

委辟

用米貝禮飯弗忍虛也

口實春秋說題辭曰口實曰唅可唅沕宣子撫之乃瞑

共飯熬含人共飯米熬穀

具含玉方慤齊吳戰命其徒具唅唅玉注云將死也

死何含珠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裳衿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髮含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行

榮叔歸唅左傳王使榮叔來歸唅且賵

諸侯請唅諸侯伐秦喪曹宣公卒於會諸侯請唅唅侯之襲注襲非也賤者事也

賵早唅晚賵以早唅以晚

使弔次唅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唅謹贈臨皆同日其

次如此也注五者同時而相次也

增 含以鱗施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

襲襚

原 秦歸襚左傳秦人來歸襚 荊彊襚又云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 晉人曰非禮也荊人彊之 亟先拂柩荊人悔之注云含襚亦襲也使臣當親襚楚卑襄公同於使臣也 亟先拂柩以桃茢 親襚柳莊檀弓衛有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 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 而往遂以襚之 鄭注曰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 委衣殯東禮雜記曰寡君使某襚 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 升堂致命委衣於殯東 致衣賈人禮少儀曰臣致襚於君則曰致

增 君使人襚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入升致命主人拜 賤衣於賈人

增 哈以蔬米家語孔子卒 含珠

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

原 褻衣不以襚注不以已之正施於人也 請襲於牀檀弓司士賁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禮不當言諾汰者自矜也 先襲拂柩詳前 敵者

增 衣被曰襚

原 諸侯相襚雜記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 大夫設記大夫設夷盤

增 衣衾曰襚穀梁 衣服曰襚公羊

夷盤

原 凌人供 周禮凌人大喪供夷盤造冰焉注云夷尸置於牀下 大夫設夷盤

增 冰一併 用冰 左傳命夫人婦喪浴用冰 造冰禮君設大盤造冰焉

增 金章罷去玉襚方開 文苑英華不下供夷盤判

具厥衣於庭中設夷盤於牀

重 禮始死作重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原 鑿木 儀禮士喪禮庭一在南注木懸物曰重士重木長三尺

纁布 又云纁用疏布

祝取銘置於重 又云周主重徹焉注作主以綴其重懸諸廟去飾

考乃埋之 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既虞埋重 虞而埋之注就所倚處埋之禮

爲喪設 曾韋弘問曰父在母喪於父大門之外別立凶門便爲父子一家有二門蔡謨荅曰禮以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木置之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門是其象也禮既虞作主未有主以重當主本爲喪設非以表門恐不爲尊卑壓降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今卑私之喪皆別開門亦不知今人如此者皆有凶門否

增 設重於庭 懸重於廟 埋重於堦 未葬代主 將葬隨柩 禮記外傳曰重者未葬之前以代主也猶以生事之未忍作木主設重於庭懸瓦焉以養病之米淅之爲沐因煮之爲粥實之重用葦席蓋之始死之奠用弸

未用黍稷故也殷人作主之後聯其重懸之於廟梁去之周人將葬重隨柩而朝於廟之高祖之廟親盡則埋之外葬而埋之於階間而後作主也

宋制瘞於黃堂 宋制立重大斂成服日同立擇吉日於靈駕前候將來發引日捧擎至攢宮其拴攢日少卿樓照言故事成壙聞喪次日立重命太史局就日內擇時立重埋瘞於黃堂隧道藏宗之喪太常有附於始爲主之儀 成服日立重今來與故事不同乞自容人

既虞而作瘞重之制自分 文苑英華

銘旌

原 明旌也 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旌識之注神明之旌也

丹旐漢禮儀志 禮登遐大旂之制長二仞十有二游曳地畫日月昇龍畫丹旐曰天子之柩

爲銘儀禮士喪禮爲 銘各以其物士則用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

置銘周禮少宰置銘

增 供銘旌　建車旌　周禮春官司常大喪供銘旌建廐車之旌　神明之旌　檀弓銘神明之旌注書名於旌　下殤有旐禮論曰問下殤有旐否徐邈答曰旐以題柩耳無不有旐　不爲畫飾賀循葬禮云杠令之旐也古者以絳帛爲之今以絳繒題姓字而已不爲畫飾　議書銘旌晉書曰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安平王子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天子之號而與往代相別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統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侯稱世族以自彰　粉書空換杜牧之詩云黃壤不霑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　丹旌堪傷趙微之詩云寒日萬士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旌引將去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去　銘旌濕雨杜詩哭李尚書江雨銘旌濕　箕尾歸天宋補鼎自題作山河壯本朝　箕尾歸天其銘旌云身

棺槨一

原 聖人易周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夫子制檀弓云有虞氏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一土陶又云有虞氏瓦棺鄭注曰始不用薪也有虞氏土陶又帝王世紀云有苗氏叛虞舜南征崩於鳴條殯用瓦棺　火熟又云夏后氏土治以周於棺也　朱器東觀漢記云梁商薨賜東園輼車朱漆子蕤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境即時殯斂以時服埋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即葬祭貪如前無用三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畫棺謝承後漢書曰和帝追封謚皇太后父梁松爲褒親愍侯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棺風俗通云葉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驛事前令臣史試入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之宿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吐舌人無知之者

原 石棺 荊州記云臨湘水中有石牀牀上有二石棺色綠如銅鏡莫能詳也史記飛廉爲紂使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天令處父與發亂賜三寸帝王世紀云禹衣三領桐棺三寸衾三領桐棺四寸柏槨五寸

增 瓦棺 陶注 大禹 温明 祕器 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温明祕器案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云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顧在位朕之所倚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絹布各五百匹穀千斛錢百萬以供喪事云諸侯及從公賜東園祕器

東園祕器 晉公卿禮秩云諸侯及從公賜東園祕器 賣馬買棺 漢書云徐樹爲長沙郡守亡遺言不受贈有一匹私馬賣以買棺 雜木爲棺 續漢書曰楊震數切諫爲

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衣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

柏棺 桑瘞 洛陽伽藍記云崔涵年十五而死家爲人所發復蘇活見里人買棺具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爲瘞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瘞免京師聞此柏木踴貴遂不

桐棺 葛緘 墨子云禹東教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堲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

宋文有翰 簷 左傳云宋文公葬有翰簷旁飾皆僭王者禮也

董賢有珠璧 漢書董賢傳云有司奏董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不悔過乃復以珠玉衣珠璧盡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

鯉也有棺無槨 漢書張湯傳云湯有罪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

張湯有棺無槨 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

詳前屬　四阿宋文公卒始厚葬槨下有四阿注四柱槨也　裹棺喪大記君綠雜金鏤大夫裹棺用朱三衽三束大夫葦用漆二衽二束士葦用元綠牛胥鏤士不綠君葦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鏤衽南反　沐槨檀弓孔子曰殷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　飾棺左傳飾棺置諸堂阜諸侯龍輴象荒火大夫畫荒火注畫雲氣覆之　去槨魏舒田于大陸焚焉還卒范獻子去其柏槨以其未復命而田也注既反之也魏獻子城成周未歸而田　斲棺斲子家之周禮斲薄其棺不使從槨禮也　石槨檀弓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松槨喪大記云君始曰皇葬驪山發北山石為槨　無櫬左傳定公薨於廁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民不樹者不槨　革棺柏槨雜木槨士　不槨庶民凡殯於廁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民不樹者不槨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　屬棺梓棺屬棺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　棺槨

癡昆弟諸子欲厚葬湯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槨夫餘有槨無棺魏志　高麗有槨無棺魏略

棺槨二

牆翣禮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槨衣也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六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小棺也大夫無槨士無屬以等尊卑也　槨材　槨苓牀幹也　曰柩白虎通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櫬說文曰棺也可以掩尸又曰櫬　須材書曰伯相命士須材注成王崩時也須材以終為棺槨　致木禮度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　周衣槨之間君侯容柩大夫容　國子高曰衣足以飾身因其藏物以尊卑之節　八寸棺槨說文曰槨大

發棺　神仙傳曰介象爲吳主所徵象言病帝使左右以車載象死而埋之以日中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後吏以狀聞即發棺中無所有有奏符

開棺　曰衡梁書曰郭鳳善占應病先死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後吏以狀聞即發象棺棺中無所有有奏符

浮棺　宋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瀕必具既而疾愈因蓄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也

流棺　三十國春秋曰晉黃門郎殷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於水乃葬焉旬日之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夢於仲堪自稱徐伯元感君之惠無以報堪因問門岸爲何祥予對曰水中之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也

失棺　柩陽羨縣令袁起生有神靈殯已竟風雷冥晦失柩喪柩上下居民夜聞山下有數十人晨往山上見起棺柩俄而潛藏唯有石壇石塚今在

冒火伏棺　東觀漢記曰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蔡順事同

縛服著棺　宋書曰袁昂爲豫章

不重水犀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柂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

銅槨　闔閭銅槨三重

椑車　唐書曰明皇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逢椑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椑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無椑自此始也

素棺　吳志張昭遺令素棺晉書司馬孚遺令素棺諸葛瑾遺令素棺

小棺　晉書夏侯湛將沒隨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合理也陸機大墓賦曰覩洪樽而爲樽樽小棺也

松棺　後魏書曰崔光韶誡子孫曰吾兄弟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日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之頃橫禍權作松棺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

漆棺　異苑曰海陵如皐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其上云百七年隨水元嘉二十載三月丁卯郭鳳善占應病先令弟子市棺斂具

蓄棺　南史曰宋鄭鮮之自知死日預懸獻墜於地

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
服著棺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以
爲精誠所致 題棺 陳書魯達爲拒隋軍以憤慨卒江總
題棺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
闔棺 晉劉毅云丈夫闔
棺事方定一作蓋棺 負棺 李師道圖不軌賈直
言持刀負棺入諫穆
宗名爲 輿棺 後魏宗室匡
諫議 欲切諫輿棺詣闕論肇 輿櫬
明太祖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
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 入諫和 日命金吾射之 尚書錢唐輿櫬
胥受箭 原 蒲圃櫝 左傳季文子爲己樹六櫝於蒲圃
東門之外注將自以爲槨也匡喪
取之以葬 襄 北山石 漢文曰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
公母定如 陳漆斷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
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 南山猶 易內外 禮買棺
有隙無可欲不如此亦何憂也 外易
審薄厚 審棺槨 出曹 晉人 曹人恐爲
之薄厚 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貶之魏
詳前 傳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
櫬輿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

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善棺槨 呂氏春秋曰善棺槨所以備螻蟻也
藏 烏漆棺 宋書曰王敬則爲既陽令初至縣陸圭山
也下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斂則祝云若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進入縣城收此棺葬之 白楸 張詹詳
棺發冢 原 次公區處 黃霸字次公爲潁川人鰥獨死無可葬者霸爲其區處曰某所木可爲棺某亭可以祭皆如其言
廣漢爲調趙廣漢爲囚調棺
皆曰死無恨矣
增 不設屬辟 左傳趙簡子誓曰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君命除詬恥志父無罪君其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 從軍爲槧 漢書
桐棺三寸不設屬也 卿之罰也 從軍爲槧 漢書
高祖下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槧歸其縣 梓棺 梓棺
縣給衣衾棺槨具祠以 梓棺 梓棺
書禮儀志曰王公貴人皆梓棺 梓棺 梓棺
朱漆畫雲氣公特進梓棺黑漆 梓棺 梓棺
瓦棺堅周足以收形骸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依桑
棺不留今富者繡題牆湊中者梓棺槨櫝貧者繒囊緹

囊

黃腸題湊 漢書霍光死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腸木頭皆內列故曰題湊 水銀實棺 宋眞宗宸妃卒后服斂用水銀實棺 自黃帝始 漢書劉向上書曰棺槨之制自黃帝始也 舜作瓦棺湯作木棺 古史考禹作土聖湯作木槨 易大壯 原 翰會四阿雖僭而無度 桐棺三寸而儉亦難遵

訃告

原 痛臣子 白虎通云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 哭諸侯 又云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 寡君不祿 雜記云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小君不祿 詳上 君之臣某死 雜記云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鄭注云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天子崩訃告諸侯緣臣子喪君哀痛憒憒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諸侯薨欲聞之又當時土地所出以供喪事

君適子某死 詳上 臣子哀痛 白虎通云使臣歸珪 又云諸侯薨君為信令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 原 下竹使符 東漢志是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告哀使副 宋淳熙十四年將作監韋璞特立副之

祭奠

原 卷俎 雜記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不飯大饗乎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 嚌酢小祥之祭 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於賓館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

哀崇敬　雖殷事以盡敬月渝月半薦新之奠　終素器而展哀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　潔爾牛羊不聞於剥奠　去其黍稷而主人自盡素以示哀

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注嚌至齒啐入口　坐奠　牘弓夫子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丘也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　苞奠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苞奠　祔奠　檀弓有薦祔奠而讀書　殷奠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　包其餘　詳卷注奠　數而藏　既夕禮苞牲用下體遣車視牢具遣奠牲體數奠而藏之　脯醢之奠　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享之者爲使人勿倦也　朝夕之奠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小斂之奠　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也魯禮未失也　小祥之奠　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在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　小祥之奠　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於賓賓弗舉禮也魯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始死之奠　自及葬不奠非禮亦非禮也　及葬不奠　及葬不奠務於常葬　禮異奠虞　祭殊敬由禮立　既以吉易喪　必殺

禮儀部二十六 居喪 去官持服 異母喪 喪助祭 喪賢臣 齊喪 居喪有疾 居喪過哀 居喪滅禮 喪婚 主喪 雜喪

居喪一

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居喪不言樂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雜記曰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又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

焉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喪服四制曰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　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居喪二

晉檀弓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返而息

又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左傳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曰唯卿爲大夫　晉武帝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素牀以布巾裹革輴輦版輦細轑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又奏除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有司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諸臣諫爲之一進粥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袒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重務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禮周主不許卒由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宋淳熙十四年光堯太上皇崩上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諭宰執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自不妨聽政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上衰絰御輦

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　明懿文太子薨皇太孫哭踊哀慕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

居喪三

原思哀　喪思哀　勉事　喪事不敢不勉　孔悲　孔子聞居無服之喪內恕孔悲

寧戚　喪與其易也寧戚　稱情　三年問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　由文　禮伯叔母疏衰踴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踴絕於地知此者由文哉　示終　喪不過三年終示民有終也　念始　檀弓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注念父母生己不欲傷其

性致哀 又云事親服勤至死致喪於喪 去飾 袒括髮去飾之甚也

風樹 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杯澤 母沒而杯棬不能飲口澤之氣存焉

稱家 喪不貳事稱家之有無 見殺 禮見親疎之殺焉 皇皇 皇皇如有求而不得 齲齲 王藻喪容纍纍齲齲 增在疚 詩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荼毒 晉孫綽詩序自丁荼毒載罹寒暑不勝之讖以伸罔極之痛 專席 曲禮有喪者專席而坐 倚廬 檀弓居倚廬注倚廬至地而爲之無榻柱 讀禮 見前 廢詩 漢王裒痛弟子爲之廢其詩 原設菰廬 王肅喪服要記云魯哀公三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薨還赴喪故作菰廬乎哀公居親者居垩室 增居垩室 周禮宮正注親者居垩室 倚廬賤者 喪禮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原致其哀 孝經云孝

抑以禮 檀弓云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鄭注云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不 哀有餘 喪不足而哀有餘 禮抑之 哀無時 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 增哭無時 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 凶非首杖則削杖首杖竹削杖桐後孫氏果遭母喪 側後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鳩巢户 東漢徐憲在喪過哀有白鳩巢其户 承衾而哭 喪大記凡哭尸者承衾而哭 馮尸 必踊 又云凡馮尸者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婦撫之夫於妻於夫拘之夫於昆弟執之凡馮尸興必踊 馮尸 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夫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原擊胸稽顙 禮問喪云喪禮惟哀爲主詳前 變形痛心 又云問喪哀戚在 唯哀爲主 問喪詳前 哭

何常聲雜記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情稱服又云顏色稱其服

可傳可繼檀弓曰弁人有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鄭注云此誠哀言聲無節也

斬如剡雜記云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鄭注云言其痛之斬怛有淺深也

若枭間傳云斬衰貌若枭小功緦麻容貌若蕤貌若蕤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如慕如疑檀弓云其往也如慕如疑

慨然廓然又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遽不凌節喪事雖遽不凌節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太疾鼎鼎爾

太舒猶猶舒疾之中

毀不滅性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寢苫枕塊居於倚廬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

若苴

涕泣見人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見人

蔬食飲水禮三年之喪

如辟踊以送辟踊哭泣哀以送之

毀瘠不形禮注形體也

辟踊有算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

有進無退子游曰喪事有進而無退所以即遠也

無後有主無無主

繐絰之中苴麻之飾禮

何怙何恃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哭泣無常禮已殯出中門之外居倚廬寢苫枕塊

哭踊有節檀弓見前

三月不懈

壞墻靡依靡墻壞墻則哭

塊不脫絰帶哭泣無常葬疏食水飲哀至則哭

見前少連大連事

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讒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哀於飲食間傳云斬衰三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再不食此哀之發於飲食也

哀於聲音又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偯之發於聲音者也鄭注云三曲一偯

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

哀於居處又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税絰帶齊衰之

喪居堊室芊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於居處者也 哀於言語 大功細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細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鄭注云議謂陳說非時事也

增 柴骨欒心 陳子昂集殘喘胡顏柴骨欒心茹哀苫廬銜恤終祀悲摧欒棘思結寒泉 灰心垢體 白侍郎集灰心垢體泣血連連松苦不若就死而圍圓欲自潔以毀傷愚虧孝於歸全 酸鼻痛骨 江文通書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被髮徒跣 唐禮志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女子青練衣去首飾齊衰以下丈夫素冠主人坐於牀東啼踊無數衆主人西妾及母子在其後皆西面南上哭妻坐於牀西妾及母子在其後哭踊無數

儼然憂服 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 憔然苫塊 唐史于志寧憔然在苫塊之中 夫不以情居齊者乎

原 勉而爲齊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飽而忘哀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有疾飲酒食肉皆爲疑死末死兵亂少立甫六歲時地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喪徒跣護柩 孔帖堂衍路爲流涕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弊徒跣血流行路嗟歎審從省之既至審禮卒易從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增 求尸漬血 唐書唐王少立父脩

原 水漿不入口 問喪親始死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無服不爲位 奔喪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

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不踊言一哭而已則不爲位 爲位 奔喪云哭父之黨於廟門外所識於野張帷鄭注云黨謂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歸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可也 公門稅齊衰 服問云士

唯公門揔齊衰　小祥食菜果　間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食醯醬　哭所知於野　檀弓云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野鄭注云別輕重也　無改於父之道　論語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焉　國禁哭則止　謂祭　婦既葬而歸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不枕塊父母既葬而歸注歸謂歸夫家　不食菜不飲酒　間傳云父母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於飲食者也　不慮居不危身　檀弓云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不能讀父書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注云善之也讀之也禮嫂叔無服　無改於父之道　論語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焉　不慮居不危身　檀弓云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野鄭注云別輕重也　哭所知於野　檀弓云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野鄭注云別輕重也　哭嫂也爲位　鄭注云善之也讀之也禮嫂叔無服　無改於父之道　論語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焉　不慮居不危身

流動傷神詎慙於吳隱悲深厚地痛結終天充窮於
溢米之晨荼毒於寢苫之日　慶絕循陔哀纏罷社綵
綵其服永謝老萊之歡戀戀厥心空聞孺慕之切

居喪四

論　宋司馬君實不飲酒食肉論曰古者父母之喪既
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
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
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
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
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

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
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
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
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
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
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
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
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
溢米而私令外進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
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

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豘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喪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則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

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奔喪

聞父母喪奔喪盡哀闕

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云奔喪之也以哭答使者驚怛故又哭盡哀遂行鄭注云親父母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問故問親喪雜記云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惟以哭對可也鄭注云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爲禮也聞兄弟之喪成服而行奔喪云若未得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而行則成服而後行鄭注曰

見星而

行又云見星而行見星也曾子問云見星而行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不避晝夜禮奔喪見星而行見星而止

奔喪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鄭注曰雖有哀戚猶避害也書夜之分別於昏明

望鄉而哭又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鄭注曰斬衰者也自是哭見遂行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鄭注曰差也

哭辟市朝又云齊衰以下不及國至境

哭面墓西又云齊衰以下不及朝鄭注曰驚衆也

哭畫哀而止哭辟市朝為驚衆也感此念親辟市朝為驚衆也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

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三哭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鄭注云不北面者亦絞於主人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

就次成服又云齊衰親者亦絞於主奔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畫哀括髮即主人位絞帶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就次於又北面坐哭盡哀括髮即主人位絞帶

注云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謂父母則袒又哭三哭不袒者哀已久殺成服之朝為四哭謂既期乃至其未則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

在軍不奔使臨在軍禮行命出

奔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散帶者不見尸柩也凡拜賓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

入門免麻者齊衰者非主人則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

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升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

如朝夕哭丈夫婦人哭成踊注

奔父喪為母所以異於父人待之一如奔父喪不奔為位

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日成服括髮袒

如奔父之禮

髽袒歸後哭墓若除喪不得奔喪乃為位括髮袒成踊

括髮即位於又哭三哭括髮袒踊襲絰帶即位踊襲絰帶即位於又哭三哭括髮袒踊襲絰帶即位踊

歸後哭墓若除喪而後歸則先之墓哭成踊東即主人位除喪而歸

遂除於家不哭注東即主人位除喪而後歸

除喪成踊

遂除喪不哭注東即主人位除喪而後歸

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尚

左手吉拜也凡為位者不奠

婦人奔喪

踊注婦人髽於東序不髽於在室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

奉使奔喪

吳志虞翻別傳翻曰王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未至聞孫策臣使有節不過家追朗至侯官而歆遣翻還翻即徒跣奔喪

徒跣奔喪

張曲江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篋墜晨夕號慟

葉子奔喪

李孝女名妙仙閩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以行

奔喪不哭

王獻之兄徽之卒兄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

奔喪得罪魏

禁長吏擅去官而黃為長陵令時科禁

奔師喪

東漢桓榮字春卿事九江朱普普為郡功曹張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死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

奔友喪

東漢范式字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葬子未我忘耶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葬子未我忘耶式夢劭立冕垂纓凝履而至告太守請往奔喪

不奔喪

史記吳起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殺其笑者三十餘人出衛郭門與其母別誓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仕於魏

陳湯

漢陳湯不奔父喪

孫權詔

孫權詔三年之喪人情之極痛世君子不奪人情有事則殺禮從宜以義斷恩也

顧譚議

顧譚議禁孝子之心重則本非應死之罪輕則不足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六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罪之刑胡綜議宜定科大辟有犯無赦其後吳縣令孟宗奔母喪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減死一等

居喪過哀

孺子泣

檀弓幷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

嬰兒哭

記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哭曰哭父母有常聲之有

子春不食

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少連悲憂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喪期悲哀三年憂注善居喪三年憂注期年也

禫而不樂　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

比御而不入　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杖而能起　漢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杖而能起

後歲餘亦卒

毀瘠幾死　合璧事類劉滋居母喪瘠幾死時謂劉孝子

不食　唐書高士廉子顗行居母喪毀甚太宗御賜強食不肯食父喪貌力羸憊見者憂其死

哀感　孔帖郭曙居喪以禮疾

嗌不粒食　疾不茹薤　孔帖郭曙居喪以禮疾勸茹薤終不屬口

又云羅遜居父喪幾毀滅服除猶布衣糲食

居喪柴毀　又云唐宗室嵩居母喪柴瘠服除家人未嘗見言笑

三年泣血　唐書高士廉子顗行居母喪毀甚太宗御賜強食不肯食父喪貌力羸憊見者憂其死

除服布糲　合璧事類劉滋居母喪瘠幾死時謂劉孝子

五日不食　檀弓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

毀瘠骨立　隋邳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

重必須割捌以禮自存

誡以毀滅　杜栖京產子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罹災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朝望旦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嗣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曉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慕夢見父慟哭而絕

不入房室　秦族後周洛州人父喪哀毀過禮以母在捌割哀情以慰母心與弟榮先篤友愛母沒終喪後不入房室者二十年諭薩表之

風吹即倒　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髮鬢半白　唐文帝時柳敏為大都督遭母憂旬日之間髮鬢半白

對芋嗚咽　鮮于文宗甫七歲年此時對芋嗚咽如此者終身

執蘇哀號　郎加幼年母病思洛蘇食之不得而死加甚悼之後每歲洛蘇熟時執蘇哀號終身不忍食

三年不出廬　孔帖路敬淳遭親喪居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

五十猶麻縗　崔作甫汾河義橋記終人三十喪父母五十猶麻縗故鄉黨稱論不名貴之也

因心之孝　在疾之儀　雖禮儀部

在禮而難傳　且於人而加等　創鉅之情罔極　杯圈之慕何深　孝乃行先則宜銜恤　子爲親後安可危身　論以哀情誠合從其至者　合其喪禮亦可俯而就之　季路不除宣尼患其過制　趙孟又降楚子知其有由　雖三年之喪吾從至者　而一朝之患子盍慎諸　宜抑情而就禮多奚以爲　苟踰制而危身過猶不及　勉慎終之情雖聞於寧戚　守念始之義宜節乎致哀

〔不哀〕原　有容　曾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比及葬三易哀衰衽如故哀注言嬉戲無度　不戚葬齊姜昭公不戚晉使者曰其之戚注昭公母也　不沒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　安衣錦魯論食夫稻衣錦於女安乎　見素冠詩序曰素冠刺

不能三年也曰　民未聞曾子責子夏曰喪爾庶見素冠兮　民未聞親使民未有聞焉　吾何觀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飽食雜記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

易衰見上

居喪有疾

〔原〕體羸問喪孝子服勤三年身體羸以杖扶病可也　形變又云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疾痛在心口不甘味食不安美也　毀瘠毀子不爲病也　創瘍曲禮居喪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　不可備禮問喪禿者不免不踊非不悲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　必以滋味檀弓曾子曰喪有疾之滋焉以爲蒿柱之謂也汗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飲食也　傷腎焦肺言痛之甚也

痛心疾首　喪食〔原〕無鹽酪　夫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注功衰齊斬之末也辭酒醴飲有酒醴則辭

居喪食粥檀弓魯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

君命食歠主命食之也注尊者易奪人也不使妻之喪比之兄弟發諸顏色亦不使內除也小君服輕亦內除也檀弓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內除也注衍爾自得貌

使醉飽視君之母與妻之喪內除也小君服輕亦內除也檀弓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內除也注衍爾自得貌

飲食注兄弟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粱肉若發諸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人醉飽也

衍爾飲食喪居處飲食言語衍爾

居喪越禮

秦妓晉梁龐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妓周顗等三十人同會丞相司直劉隗奏請免龐官削侯爵顗等奪一月俸龐爲盧江守

燕賓左傳叔向曰周景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以喪賓燕又求彝器王雖弗遂燕樂以非禮也注王后太子卒以早

生子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向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退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捨鐘注已子明也子明右師同宗故相責

追婢阮咸居喪借馬姑家婢時甚非之

賭棊晉阮籍至孝母終與人圍基對者求止留決賭既畢而飲二斗一號叫而數升將葬又食蒸純飲酒二斗又叫而毀瘠骨立

觀奕王戎母喪性不廢奕基容貌毀瘠杖而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勳能傷人不免滅性之譏矣時和嶠亦居大喪以禮自持哀毀不逾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生孝王戎死孝宜先憂之曰和嶠使人憂之毅曰

彈琴姚興時京兆韋高慕阮籍爲人居喪彈琴飲酒以文章雅正參掌機密聞之泣曰吾私刃斬之以藥賜教

戲博秦毗字彥道偶儻不遂持劍見高高懼而逃走

羈桓溫少時遊博徒資產盡猶有負欲求濟於溫溫與債主戲溫素有博藝債者聞之而未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否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毗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

不制服後漢袁閎居土室母沒不爲制服設位世莫能名其通脫如此

不廢樂

晉謝安自弟謝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之論之不從衣冠斂之

使婢

胡喪不廢妓樂王坦之論之不從衣冠斂之

丸藥晉陳壽居喪毀瘠疾病使婢丸藥

青宗擊鐘詳前

弔客來見之獲譏於世沈累數年

食肉飲酒戴良字叔鸞母卒兄伯鸞居廬毀瘠非禮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一人俱有不行哀容典畧曰世謂伯

變服懷帽見上

增家藏孕育後漢陳蕃死孝叔鸞生孝

毀容典畧曰世謂伯鸞死孝叔鸞生孝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開塚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蕃與相見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誰時惑衆評汙鬼神遂致其罪

名人作樂南漢劉玢令襲在殯伶人作樂裸男女以為樂

匿喪受封後漢頴川甄邯為鄴令當遷郡守會母亡邯埋葬馬屋先受封然

匿喪黜軍唐李抱眞卒其子緘匿喪與其屬後發喪

黜軍謀詭抱眞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與軍諸將僚首皆曰諸緘盛服出衆拜之

喪婚

原魯莊納幣冬公如齊納幣注毋喪未再期而圖昏古凶無傳失禮明故

韓預強聘梁州刺史楊欣有女頴強聘其女張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

夫人至齊公羊夫人婦姜至自齊不稱姜氏貶也譏公之通公與夫人一體也

莊公如齊初婚晉于納之為太子文學居叔母喪而婚丞相司直劉毓奏之帝曰詩稱殷禮多婚今可解禁今已後宜為防也

叔母喪而婚顏含為東閤祭酒在叔父喪而嫁女隨又奏之

叔父喪而嫁張孝忠子茂宗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太常博士韋嗣地安有擇緣服衣冠昏之理乎

諫行親迎五代史馮道等諫曰婚禮所以承宗廟繼後世昏禮所以正親迎以幽贊嘉禮後朝廷爽法

諫選妃嬪謝遷弘治初充日講官時上在諒闇內侍請選妃嬪遷疏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上即已之

去官持服

原 致事 註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注謂還職位於君

服官爲親行服 晉邴鑒字道微值永嘉亂窮餒外甥

周翬往就食鄉人鄰不能兼鑒乃獨往著飯兩頰

還吐食二兒並得存鑒卒翬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喪陳重爲細陽令政有異化州舉尤異當遷會稽太守以姊

去官 異母喪 漢薛宣弟修三年喪人少能行兄弟相駁修竟

宣謂修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一也 不從政父喪不奪

行 不從政父年不從政 不奪人之

不可 雜記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從利弗知 曾子問子夏問三年之喪金

革之事無辟禮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

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不貳事 喪不貳事 奪喪

不從政也 徵吏守制 洪武二十四年

歸廬山 高宗時岳飛乞終喪服步

廬山累詔趣飛飛辭職

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伯母喪乞守制吏部詹徽不許

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母死

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

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慙吏得終喪 姊

憂去官見稱於陳重 弟服去職著美於譙玄

異母喪

原 先後相服 吳國朱基娶陳氏生子綏伯基

先後之序及死交相爲服 終始絶服 晉東平王懋上書云相王昌

更娶昌所今昌聞前母喪報謝猶云不應服詔以終

服鄭子勳娶陳司空徵子妹更娶蔡氏生子元曇

妃並存蔡氏生子元曇爲陳氏服嫡母服 爲白

也母爲伋也妻則爲白也母

主喪

原 族人 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又云妻之

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 里尹 黨雖親弗

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男同姓男主必則里尹主之注謂宰之屬

女異姓婦主必使異姓注謂無主後者婦人外成之義雖疏亦虞主弟之喪雖疏亦虞之注喪事謝虞乃畢以義為主檀弓伯高死赴於孔子貢為之主曰為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婦喪祔廟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注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

舅主婦之喪虞卒哭祭祭婦非舅主虞卒哭其夫主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也

兄弟同居各主凡喪父在父主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也兄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各主各為其妻子主喪也無女則男主拜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喪抱之代之拜喪有無後無無主無女主則男無男則女賓於寢門內無後者主之注若不同親者主之

同以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喪助祭

原大功與奠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已下皆可禮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已下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於其所服也謂於其所服也為君服斬衰者注饋奠在殯時也非謂為人也服斬衰者不奠避正君也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子曰可以與於祭乎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脩輕喪之喪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夫已下者

喪賢臣

相識何助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子曰恩不祭又何助於人

原誄孔子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有臣柳莊者非寡人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遂之

廢服非禮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貶衰與奠非禮也以損相可也注謂新除衰服也為其忘哀疾也

遂柳莊衛孔衛柳莊疾當祭必告也公請於尸曰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遂柳莊者非寡人之臣公曰若疾亟雖

虧股肱左傳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疾如之注疾痛也　壞梁木梁木其壞乎

殲我良人詩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古之遺愛左傳子產卒鄭人皆哭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男女流涕史記秦喪五殺大夫男女流涕童不歌謠春不相杵　邦國殄瘁詩人之云亦孔之瘁　不享君德左傳不獲久享君德

可贖其身詳上　天于廢朝　國人罷市　增已死得書魏徵既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如半葉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人則國興用惡人則國敗公卿之內情有愛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曰朕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笏　疾革抗表唐史房元齡寢疾謂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爲國患主上合怒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此人危殺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軒轅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昉一已之偏好惡合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付矢諸付三子曰一解潞州　置尸牖唐杜稷言訖而卒

下家語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我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　事尚可爲呂海宮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新法行天下受其禍詢病困目已瞑司馬光視之乃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　語不及私家人環泣問病革唯憂國家之事　哲宗時司馬光病革諄諄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與帝臨其喪京師爲之罷市　金賜百斤朱邑卒漢天子憐之曰大司農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可謂淑人君子賜其子百斤以奉祭祀　碑題二字李迪卒仁宗題其墓碑曰遺直　儀表哲人昉任

卒脫芒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

金玉君子 傅堯俞卒宣仁太后曰傅侍郎金玉君子也

折我右臂 孫奭爲齊神武主簿及卒神武曰折我右臂隋惜久之

汝長城 檀道濟見收將死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號上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耶何奪我楊綰之速也

楊綰之速 宋眞宗時田錫卒帝憫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甚速耶

臨喪隕涕 邢昺卒眞宗臨喪隕涕

念岑文本 唐太宗聞嚴鼓遽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頃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

優褚無量 褚無量卒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

鑑喻賢臣 唐太宗臨朝歎曰以人爲鑑可明得失翟徵逝一鑑亡矣

水況清德 羅彥輔人以姑溪水況其清德及卒人過溪上者魏知古聞元初卒宋璟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羅公乎

不援不直 遺愛

阿諛與歸 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其友

事君不援 而進賢不阿而退不肖也

兩朝顧命 神宗時韓琦卒前一日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

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元勳

往弔慟哭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

畫其象刻即饗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田園分子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孫各守其分仍爲遺令曰此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蔭覆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爲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歎服

奉廩賙親 薛戎悉奉廩賙齊內外親既病以所有分歸資衆皆哭而去之

清白留名 鄭穆仕齊遷兗州刺史及病曰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

訓戒遺後 趙槩聞見錄宋景文公遺戒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幾履停棺三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

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可作道釋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

其言不朽左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吾道有托寧宗時朱子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幹輿之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

雜喪

原

未嘗飽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惻隱之心也

有哀色臨喪則必有哀色

不笑不歌臨喪不笑望柩不歌

必作必趨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敬有喪也

疾疫隨民多疾疫又隨以喪

大功閭胥救時凡民有喪閭胥救之

廢業咸曰大功誦可也注許其口習

齊衰變色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鄰喪不

春禮鄰有喪春不相

里殯不歌又云里有殯不巷歌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